

國際問題叢書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阿爾本(H. ABEND)等著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譯

國際編譯社印行

國際問題叢書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著者(H. ABEND)德(明阿) (著)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譯



國際編譯社印行

弁言

因戰爭失去和平，是上次大戰的寶貴教訓，應該牢記在心，莫使這次戰後重蹈覆轍，致將來五年，十年或二三十年後又演流血的慘劇。所以聯合國國家對於如何處置戰後日本問題，現須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以根絕日寇發展它帝國的野心與軍事威脅的能力，庶可確保太平洋的永久和平，世界的永久和平。

這選集的幾篇文章，都是美國人的意見，以供國內研究本問題者之參考。

編者三十三年二月

目 錄

- 一、美國政府戰後處置日本的計劃
- 二、日本投降的條件
- 三、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 四、戰後的日本
- 五、不能作姑息的和平

美國政府戰後處置日本的計劃

而贊成自由主義。

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向我們作無條件或別種方式的投降，這在美國政府的戰後設計者，并不是最重要的意願。在日本尚未受到歷史上空前的慘重打擊以前，我們不希望它放棄作戰。在東京橫濱等日本本土大城市沒有受到我方空軍相當的懲罰，在每一個日本人民尚未領略到轟炸的恐怖以前，我們不願他們投降。在我們沒有把日本艦隊送沉海底，掃蕩它的陸軍前，我們不願它豎起白旗，搖尾乞憐。

這種嚴酷的態度和並非單爲了復仇心理。日本對於珍珠港的暴行，殘害我們的傷兵，殺戮我們的戰俘，固屬罪所應得，但我們更有別的動機。我們深信爲欲奠定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必須使日本人民心目中，留有極深刻的印象，覺悟暴力之終不可恃。也許要我們犧牲更多的生命，也許你要使遠東戰爭拖更長的時間，但我們戰後問題的計劃者，深信如此可以拯救我們的子孫，不必隔了二十年再來重演這流血的慘劇。日本在過去從未經驗過軍事上的慘敗。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它打敗了滿清帝國。

。那時滿清朝廷雖屬腐敗而毫無準備，中國的政府雖百孔千瘡，分崩離析，但那時的日本軍閥仍舊可以告訴人民，這是一次極大的勝利。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又戰敗了帝俄，而第一次世界大的時候，它又參加在勝利的協約國方面。

這種軍事上每戰必勝的紀錄，日本軍閥就用來麻醉人民，使他們相信日本陸海軍有一種近乎神聖威望。我們的戰後計劃者，認為破除日本人民的這種迷信，消除軍閥傳統的控制，乃是絕對必要的工作。我們不欲日本軍閥藉任何和平解決的方式逃避而暗中仍以進行整一。

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先生，高瞻遠矚，看到一個危機，就是日本到自知將要戰敗的時候，向我們施行「外交上的柔術」。

格魯最近說：「美國人民必須預先警覺，對於外交方面的柔道魔術——也就是和平的攻勢。」他又說：「日本人能以極度的謹慎，為這種攻勢準備基礎。換句話說，日本軍閥一旦看清時勢不妙，第一步就從退休的老政治家中選出帶有自由主義幌子的人，使之為傀儡文治內閣的首長。這個步驟表示軍閥獨裁已經失敗，現在改變作風，而贊成自由主義了。」

這就佈置好了和平攻勢的背境。然後由這個新首相宣佈，表示日本願於公平的基礎與盟國議和。

「聯合國家如果不等到日軍完全自侵略區撤退，就願意接受日本的這個誘惑，在日本自屬不曉滿意，縱使聯合國堅持日軍退出佔區爲和平談判的先決條件，在日本人覺得還是值得施此詭計的，因爲說不定藉此可以欺騙聯合國的人民，使他們對於繼續戰爭，發生猶豫怠惰之心。」

格魯及其他研究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問題的美國官員，他們都認爲日本軍閥着眼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在乎一時的得失。如果不是全盤的慘敗或毀滅，他們就繼續爲將來設計，他們的計劃雖或須待五年，十年或二十年方能實現。因此之故，美國的戰後設計者，認爲不僅要使日本的軍閥團體及軍事機構在民衆之前失却信仰，並且要使之日後不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我們在太平洋要毫不留情的作戰，直到日本的軍力完全毀滅，並且還要讓日本人知道，正義一旦發怒的時候，也是非常可怕的。我們要他們得到教訓，像我們一樣的不喜暴力。

我們先要把菲列賓、荷屬東印度、馬來亞、中國等處的日軍打退，在日本本土各島掃蕩，把日本的海軍送沉海底，在東京的街道上作勝利的大遊行，然後我們給日本

一種基於正義的嚴厲和平。日本將失去它的完全殖民地，永遠解除武裝，強迫他們幫助中國復興被摧殘的區域，以物資及人力去賠償太平洋的同盟國家，不定期的受同盟國監視；但日本人民可以不必受到日軍占領區人民所受的那種殘暴與不人道待遇。

實際上，日本戰敗於聯合國之後，其大多數民衆所受的待遇較之在軍閥暫時勝利下的生活，還要優良得多。日本國民在我們嚴格的正義管轄之下較軍閥的專制暴政其生活還要寬鬆得多。我們並不要消滅日本民族。我們不過想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要他們對於自己野蠻狂妄的作戰及侵略行動償付相當的代價。但同時我們在日本人翻然悔悟之後，給他們一種空前未有的光明希望。日本國民一旦以明確的事實證明了他們欲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的意願與能力放棄赫爾國務卿所謂「一種族優秀，暴力萬能的狂妄思想」之後，我們就會給日本人民一種試驗性質的機會，讓它參加國際團體，共謀世界的進步。在這個試驗期間，要受密切的監視，黷武主義如有絲毫復活的跡象，立即要受到嚴峻的懲罰。

美國計劃者認為將來要組織一個太平洋聯合國管理會議，戰後無限期的監理日本。這個會議的主要會員當屬美英中蘇四國，而蘇聯當視其將來是否加入太平洋戰爭而定。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及荷蘭當然也要派代表參加。一旦盟軍在日本本土登陸之後

該會議就須開始工作。在初期，該會的活動對於盟軍統帥採取一種顧問的態度。到軍事行動結束之後，該會正式作直接的監視。在實行解除日本武裝之時，應有強勁的盟方占領軍爲其後盾。到後來認爲不妨撤退占領大軍的時候，該會議應會有相當實力的警衛部隊，分駐日本國內若干戰略據點。再到後來，認爲警衛部隊也可撤退之時，則盟方在鄰近日本之處保持着海空軍據點，隨時監視它的行動。

該會議負責督導解除日本武裝的工作，包括卸除其軍用品製造廠。該會並須指導及管制日本經濟及行政生活。繼續檢舉及懲罰日本的戰爭禍首，凡是海陸軍將領及政治家逃避了戰場上懲罰的罪人，一一不使漏網。日本的一切秘密會社爲黷武主義發生的淵藪，該會亦應負責加以嚴峻的壓迫。日本應作何種賠償，盟國監視日本應分若干時期，各時期的長短如何，均由該會決定之。

若果美國的計劃者，能夠順利進行，日本在戰後將完全解除武裝。日本在國際社會之中，還是半開化的妖魔，將來應有很長的時間，我們認爲不宜把危險的現代武器交托給它。過去日本的海軍軍閥不滿意五五三的海軍比率，現在連這個比率都將得不到，應降而爲零。海軍部長露克斯早已聲言，美國海軍將「根本殲滅」日本艦隊。這個觀點，亦爲計劃如何處置戰敗後日本的美國人所同意。

大部份的美國的計劃者，都認爲在海軍方面，祇讓日本保留若干小型炮艦以作警

備及海關之用。不准它建造軍艦或軍艦的任何零件。

裁撤日本海陸軍航空實力之外，并擬限制日本的民用航空。祇准日本訓練少數的民用航空人員，限制日本公私兩方面的飛機場，並由同盟國嚴加監督。

華盛頓的計劃家且強烈主張，戰後不准日本有保有正規軍隊之權，代以警備隊，而維持國內秩序。此項警備隊不得受任何軍事訓練，其配備亦僅限輕型武器。我們不欲日本存在任何『變相的軍隊』，為日本軍閥利用為訓練軍官階級的幹部。

美國計劃者並且更進一步致慮到對於日本輸入軍用礦物物資，或金屬品之可以建立軍用工業者，須作無限期的管制。為防止日本的秘密重整軍備，盟國須設立永久性質的機關，隨時隨地檢查日本的軍備及工廠。日本嚴格遵守和平條約中對其解除武裝的條款，為日後允許它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基本條件。

二

在領土方面日本將受一個最嚴重的處分以懲罰它發動征服世界暴行的罪過。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及蔣委員長早已發出聯合聲明，日本須歸還此次戰爭開始以來所搶奪的領土，即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菲列賓、海南島、荷屬東印、度越南、馬來亞、緬甸等地。然而這還是剝奪日本偷竊殖民地的初步行動。英美中三國且欲日本放棄

其東三省等在中國北部的占領地，並自朝鮮及台灣撤退。

太平洋上的委任統治各島，爲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國手裏得到的戰利品，其攻擊珍珠港卽以此爲根據地，此次戰敗之後，委任統治各島自然也將沒有它的份了。美國海軍有奪得該項島嶼之意。不論將來是否委派給聯合國共管，美國海軍務必要借用它爲海軍根據地，以保障太平洋將來的安全。日本須要損失的島嶼，此外尚有小笠原羣島，馬爾卡斯及琉球列島。小笠原在東京西南六百六十哩，在赴關島航空線上。這些島嶼可以成爲美國空軍的鷹巢，以備密切注意日本本土。

台灣原爲中國一富庶之省，一八九五年割讓日本作爲議和的條件，將來應歸還中國。美國政府且也贊成恢復朝鮮的政治自由，朝鮮於一九一〇年被日併吞之前是一獨立國家，其歷史的開始，久在耶穌紀元前的二十個世紀。

日本本土各島我們不去動它。我們不贊成若干人士的建議，要把日本歸併中國。我們承認日本爲獨立的民族，有權成爲獨立國家，正像邱吉爾首相最近訪問華盛頓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是爲了使「日本國民去統治日本」。

至於皇室的命運，我們準備讓日本國民去決定。我們以爲日本之攻陷美國，天皇也須分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我官方計劃者覺得天皇的罪過當較輕於日本軍閥，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現在的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不過是一個傀儡，對於日本的狂妄行爲

他還有較小的責任。在另一方面，我們承認日本皇室對於人民，在精神上有極大的純潔。美國若干官員以為強迫除日本人民的尊皇傳統，等於突然剝奪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如果日本國民僅有保持皇室之意，大西洋憲章原已規定各民族有此權限。但我們的天皇，不能再享有陸海軍或禁衛軍了。

我們決不願以我們準備的一個相當的時期，准許日本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但其性質自當是親民主義而非新主義的。然而也有若干美國官員對於日本人民是否相識民主與否，表示懷疑。正民主主義的義務，不得不表示懷疑。在日本能成功地實行民主主義之前，我們必須有開明的分子，積極從事於教育性的指導工作。

在經濟方面，美國官員認為那些適應軍需生產而過度擴張的工業，須大大緊縮。凡戰時生產量過剩的工廠，應由聯盟國嚴格管制。用以生產日本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及製造復興中國所需的物資，作為一部份的賠償。

計開美國計劃重組為：日本戰後如果集中精力於工業、漁業，及商用航海事業，一方面仰賴中國供應其糧食需要，則較尋常殖民地以解決其人口問題，方便得多。日本產量過剩的漁業及勞工，假定日本在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中有其適當的地位，則在上述幾方面都有發展前途。倘若日本能豁然悔悟，安分守己，將來美國政府準備幫助它，公平地獲取原料，以應和平工業的需要。

日本投降的條件

我們在亞洲的目的，不僅要把它造成一個堅強的堡壘，以對抗日本侵略的復活，並且要實行一種具有遠見的政策，防患於未然，使其復活之不可能。爲欲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至少要部分的摧毀日本現在的政權。我們或許可以希望，若以堅毅公正的態度對付日本人民，可以促使他們對太平洋利益與我們取同樣的態度，即安全、繁榮與和平。

一旦日本到了無力繼續作戰的時候，我們建議聯合國可向其提出下列的投降條件

甲、凡日本所有餘剩之軍艦、軍用飛機、坦克及大砲等一律繳出；日本沿海之一切海軍軍港及防禦設施一律取消；凡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入伍之海陸軍士，一律復員，並沒收其軍器，配備以及糧食以外之其他給養物品。

乙、在亞洲大陸及太平洋各島佔領區之日軍，一律向聯合國投降。

丙、聯合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暫時之占領，至少須占領日本之六大城市。

暫時拘禁日本海陸軍之高級將領，由聯合國之軍隊監視之。

除日本軍事機關的武裝，遣散了它大部分的兵員，撤消了它本島以及南洋各島的小笠原各島的海空軍根據地，則日本的攻擊力量立刻就沒有了。

孫中山先生的公子孫科博士建議，爲防止日本攻擊力量的復活，日本至少五十年須維持解除武裝的狀態，他的話是很有見地的。我們以爲在聯合國軍隊佔領日本時期，可以以把日本的軍事力量維持到近乎零度，但長期的控制，使它永遠保持非武裝狀態，事實上有些辦不到，然因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特殊地位，就很可能作有效而獨占的經營，訂定契約，爲期二十五年或五十年。這樣就可使日本無法秘密重鑄武備，重國以使中國及東亞其他的鄰邦不必擔憂日本的故態復萌了。

聯合國給聯合國軍事解放後的區域之中，等待撤退的日本軍隊或軍用文職人員，須暫時利用爲勞動人員，在被摧殘的區域作建設工作。在戰後日本商船等事，應交之聯合國的聯合航運局，日本製造船廠且須供給聯合國以新造的船隻噸位，到這一個時期結束的時候，與其他日本商船，一同歸還日本。

中國、菲列濱及其他東南亞諸國對於日本侵略給以他們的毀壞，濫施轟炸的摧殘

以及人民的被劫掠，當有極重要賠償。但我們認為聯合國可以放棄這種特殊賠償的要求。日本戰事失敗，必將給它的經濟機構以一蹶不振的打擊。

日本和日內在中國東三省及關內的投資應移轉給中國。因為半世紀以來這種投資乃是使路的先鋒及武力征服的果實。在台灣的投資應歸台灣人民所有，作為補償他們歷來所受的剝削，而將日本在朝鮮的投資，則移交給新的朝鮮共和國，朝鮮的朝鮮被日併吞。至於其餘各地的日方投資則須交各該地聯合國駐軍統帥作嚴密的監督，但本國予以沒收。

日本國內政問題

非廢除日本的武裝，收復被佔領的區域，解放被征服的民族，以及加強太平洋的防禦；總計這種種的措施，可以使日本帝國失敗，但因不能改變產生日本侵略的機構與思想體系，所以尚不足保障永久的和平。如果日本不進行組織與現在不同的新政府，或使日本的國家機構作一切實的改變，也未必然產生我們理想中的效果。聯合國所直接製造或扶翼的日本政府，很難得為人民的忠誠擁護，不過像中國的偽滿政府，汪偽政府及挪威的吉斯林政府一樣。從事這種政治工作的日本人，其動機無論怎樣優於關東軍領袖的統治，如果能得到聯合國的信任，就會失去戰敗後日本國民的信任。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強迫日皇遜位，或改變日本的政治機構。如果戰敗後的民衆覺醒起來，豈欲取消所謂「萬世一系」的「皇室」？我們自然也不去阻礙他們。總之，我們根本希望日本對於軍閥領袖及其附和者，改變態度，而讓日本國民自己去解決他們。軍閥領袖能讓日本自決嗎？

我們知道日本政治及社會的改變，到最後祇能讓日本國民自己去做，但他們怎樣去做，我們覺得並沒有太大的希望。如果他們做得不好，將使我們陷於很大的困境。西澤憲章的第三點說：聯合國將尊重各民族自擇其願意擁戴的政府形式之權利。這句話顯然是很聰明的。但亦並不盡然。當艾登說，德國人祇欲選擇納粹政權為其政府的形式，而能安分退入一九三五年的德國國境，則也就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他這樣解釋，引起很多的非議，他如果能細細再考慮一下他此項談話的內容，也會感覺不妥當的。

一國擁有次憲章的人，其用意很可能認為對於辨別任何政府是否真正由「人民」所選擇，保留有決定之權。如果一國之政府並非由人民所選擇，而係被武力所操持，則自應加以干涉。即使表面上係人民所選擇，事實上仍舊有忽略真正民意的可能。我們決不能引起這一種疑慮。